

江湖 獄



(桂) 新登字 03 号

江湖狱

(上、中、下三册)

孤独剑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山政编码: 541002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晚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1 插页 6 字数 441,000

1993 年元月第 1 版 1993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0 册

ISBN 7-5407-1052-7/I·744

定价: 11.80 元

江湖狱

山，

深山，

云缥缈，

烟岚氤氲，

峭壁陡如削，

崑石直耸云霄。

像这样一座嵯峨峭拔的千仞奇峰，自古以来，不但从无人登临过，只怕连雀鸟也难飞渡。

偏偏去奇峰之巅，却长出了一颗巨大的黑松，像峰顶撑着一支巨伞，令人叹为奇观。

峰顶完全是一片嶙峋的岩石，不知那巨大的黑松究竟是由土里生长？还是从石缝中冒出来的？因为谁也无法攀至峰顶看过仔细。

如今——

奇迹又出现了。

那峰巅的黑松下，居然出现了一个全身黑衣的少年。

不知那少年在峰巅的感觉如何？

如果这时有人在峰下看到，谁也难免不寒而栗，骨软筋麻，甚至不会相信那是一个真正的人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黑衣少年竟忽然消失不见了。

盪茶功夫过去，黑松下竟然多了个发须如银，满面皱纹的老者，但身上穿的仍是一身黑衣。

而那黑衣少年却也不再出现。

就在这时。

忽见那黑衣老者臂膀一张，竟像只展翅的鹰一般由峰顶一掠而下，有如凌空虚渡，三五个起落后，便已降临峰下了。

然后，再向左侧一条崎岖的小径上掠去。

在一道山坡背面的崎岖小径上，这时正有七八名獐头鼠目的彪形大汉，簇拥着一辆篷车前进。

这些大汉们全佩带着各式各样的兵刃，两个大明穴都高高隆起，明眼人一望便知是些内外兼修的一流高手。

那篷车的四周被篷布罩得密不透风，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人还是其它东西。

凡是在江湖上走过的，很自然的会想到这篷车可能是一辆镖车，那七八名彪形大汉，该是镖师一类的人物了。

但，从这七八人的长相和举动来看，却又绝非善类，似乎与黑道有关。

只见其中一人双目精芒闪烁，全身紫色劲装的虬髯汉子停下了脚步，叫道：“走了大半天，该歇歇脚了！”

紫衣虬髯汉子可能是这伙人中为首的人，经他这么一招呼，其他所有的人和篷车随即停了下来，就在路边休息起来了。

忽听——

一名左颊上有条刀疤的汉子道：“头儿，该把车帘打开透透气了，若把人憋死，谁都吃罪不起。”

虬髯汉子被一语提醒，忙道：“好吧，麻烦你们打开帘子。”

刀疤汉子立即解开系在车杆上的绳索，松手掀开了车帘。但见车篷里竟是四马攒蹄的捆绑着一名妙龄少女。

那少女早已衣履不整，乌发乱散，全身有很多地方露出了娇嫩的肌肤，不但被捆得像个粽子，而且又被点了穴道。

刀疤汉子凑过身去看了一眼，蓦地回头绽开满脸横肉，嘟着咀儿邪笑道：“头儿，这样漂亮的一个黄花大姐儿，咱们辛辛苦苦一路押着走，总该尝尝甜头才成！”

虬髯汉子道：“去你娘的，少山主要的是完封未动的，将来若被他查究出来，咱们有几个脑袋担保？”

刀疤汉子咧嘴笑道：“这种事根本就查不出来的，何况最初掳她的也不是咱们，现在她又昏迷不醒，是谁干的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少山主那里查去。”

虬髯汉子似乎有些心动，却不愿再说什么。

刀疤汉子紧跟着又嘿嘿笑道：“头儿，若错过了这次这么好的机会，以后就别想再有这样的艳福了。”

虬髯汉子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把话说在前面，第一个可要让给咱。”

刀疤汉子道：“那当然啦，这次行动是由你带队，你得头彩是应该的。”

虬髯汉子扫了其余人一眼道：“你们可有什么话说？”

其余几人一路上早就对那少女存有邪念，只是不便表示出来而已，此刻他们赞同都还来不及，那里还有什么话说。

虬髯汉子立刻吩咐道：“把人提溜出来。”

刀疤汉子探身到篷车内，一把就将那少女捉了出来。

他拨开那少女披散的秀发，顿时显出一张黛眉如画、秀美绝伦的面孔。

虬髯汉子眯起一对色迷迷的死羊眼，舐了舐嘴，高声地道：“这种事是不能让人给看的，你们都避一下，然后听招呼一个个的来接班。”

其余的几名汉子刚要走开，突然，见远处有条黑影，有如雷闪电奔般的一掠而至。

直到那黑影降落在人跟前，七八名彪形大汉才看清是一名黑衣老者。

原因是那黑衣老者由远而近的速度，实在是太快了，根本令人目不暇接，那些彪形大汉们还以为是六神下界哩。

黑衣老者两脚咯一点地，立刻又腾身而起，人在空中，掌指齐出。

当他掠过那七八名大汉之后，七八名彪形大汉连声音都没有来得及发出，便一个接一个纷纷倒地，人事不醒。

黑衣老者将那个少女轻轻的挟在腋下，依然身轻似燕，步快如风，很快地，人影便消失了。

在一处山涧上方笔直如削的崖壁上，葛藤深处，现出一个狭窄的洞口，进入数丈之后，豁然开朗，再向左转，便是一间宽敞的石室。

石室内点着油灯。

黑衣老者把那少女放下，顺手往自己脸上一抹，立刻变成了一个眉目清秀、丰采俊逸、英气勃勃的少年。

原来，他正是先前在绝崖之巅出现的那黑衣少年，只是方才戴上了一付人皮面具而已。

他先将那少女的绳索解开，再为她解穴。

但见那少女悠悠醒转。

当她看清面前是个风度翩翩的俊美少年，同时也弄不清此刻自己在什么地方，不觉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黑衣少年语气平和地道：“在下关山戎，这里是‘天柱峰’下，至于这处山洞，就叫它‘笑笑洞府’吧！”

那少女似是从来没有听说过“天柱峰”，更觉得“笑笑洞府”这名称有些怪怪的，黛目一皱，道：“你是住在这里的么？”

关小戎接头道：“在下也是刚来两三天，对这里并不熟悉。”

“刚才可是你救了我？他们那些人都那里去了？”

“在下只是路见不平，才救了姑娘的，但却并未伤害那些人。”

“这么说你一定有着高不可测的武功，因为那些人都是不好惹的。”

“姑娘过奖了，对付那般人，在下自信还有办法。”

关小戎说过后，倒了一小杯茶，道：“姑娘一定口渴了，喝了茶我还有些话要问问你。”

那少女一路上被捆绑着，那能不渴，接过茶，很快的便喝完了，放下茶杯，道：“关公子有什么话问我？”

关小戎道：“姑娘贵姓？芳名怎么称呼？那些人是做什么的？他们怎么把你掳走的？准备押到哪里去？”

他一口气问了这么多，反而使那少女有些难以回答了。

半晌，她才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地道：“我姓林，至于叫什么……我想暂时还是不说出来的好。”

关小戎道：“还有些在下想知道的，林姑娘还没有答覆。”

那少女似有难言之隐，顿了顿才道：“让我待会儿再答复你好么？我身上太脏了，现在只想好好洗一洗。”

这使关小戎不免有些为难了。

因为石室内取水不易，而且这石室的主人是笑笑仙翁路遥的，主人不在，自己怎可留女人在石室内洗澡。

好在他很快的便想到洞外便是山涧，溪水清澈见底，而且近周十余里范围内，渺无人烟，更绝少会有人来到天柱峰下，何不把她带到山涧边去。

想到这里，他便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姑娘，就随我到外面去吧！”

出了洞口，下面是四五丈高的绝崖，那少女当然无法自行下去。关小戎只好将她挟住，然后轻飘飘地跃下地去。

虽然外面无人，关小戎还是带着她找了一处比较隐秘的地方，道：“姑娘，你就在这儿洗吧。”

那少女不觉两颊红透了，低低地道：“关公子可否暂时避一下。”

关小戎立刻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当然要避一下，这样吧，我先回石室去，你洗好了就喊我，我再下来接你。”

那少女点点头道：“多谢关公子。”

关小戎回到石室，虽然那少女的遭遇充满了疑问，但总是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，因为他能在无意中救了一个人，至少保住了他的名节。

他预计着笑笑仙翁路遥也该回来了，等他回来之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和他商议怎么安排这个少女。

足足顿饭工夫过去，料想那少女早该已洗好了澡，但是，始终没有听到她出声呼唤一声。

他只好来到洞口边，高声叫道：“林姑娘，洗好了就快点过来。”

一连叫了好几声，但丝毫没有回声。

他立刻感觉到有些不妙，顾不得多想，腾身便跃下山涧，急急奔向那少女沐浴之处，不觉大吃一惊。

那少女竟然失去了踪影。

他很快的便想到有两种可能。

一、是那少女被原来那伙人掳走了。

二、是被另外的人带走了。

但，这两种可能又似乎不太可能。

莫非……她是因为也把他当作坏人了，而故意骗他说是要去洗澡，然后再偷偷的自己逃走？

总之，事情有些不可思议。

好在他想到在这荒山峻岭之间，那少女不会武功，绝不能走得太远。即使被人所掳，自己的轻功也必可追到的。

于是——

他便顺着山涧，以迅速无比的速度，展开了搜索。

谁知一口气奔出数里之外，竟是一无所获。

无奈之下，只好怅然而返。

刚进入石室，笑笑仙翁路遥已经采药归来。

笑笑仙翁呵呵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到那里去了？怎么满头大汗？”

关小戎随即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笑笑仙翁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世上的怪事太多了，何必去管它呢？”

关小戎却急得连连跺脚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若那姑娘再被掳回去，眼见名节难保，这是件大事，你怎么却毫不在意，而且老是在那里笑。”

笑笑仙翁越发笑得脸上都起了横皱，道：“老夫若不爱笑，

还会得到个笑笑仙翁的外号？一笑解千愁，人生不过百岁，能活一天，就该多笑一天，难道还要痛哭流涕不成？”

关小戎不以为然地道：“可是你这样笑呵呵的看起来什么事都像不认真，晚辈又怎么和你商量事情呢？”

“你要商量什么？”

“想办法把那位林姑娘找回来。”

“你不是已经找过了么？”

关小戎带着一付无可奈何的神情，道：“晚辈只是因为找不到，所以才要请你老人家出个主意。”

笑笑仙翁路遥这才面色一转，正经地道：“你可问过刚才去掳姑娘的那一伙人是什么来历的？”

“没有问过。”

笑笑仙翁路遥又笑呵呵地笑道：“这还能怪什么人呢？你应问清楚那伙人的来历，一切就好办了。”

关小戎默了一默，道：“可我正准备问那位姑娘。”

“那姑娘说过什么？”

“她当时不肯讲，后来……就不见人了。”

笑笑仙翁路遥笑道：“说来说去还是怪你自己，你现在无法把那姑娘找回来，问我又有有什么用呢？”

关小戎碰了一鼻子灰，还能再说什么？

笑笑仙翁路遥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别胡思乱想了，你连自己的事都管不完，何必再自找麻烦，我方才去山下湖边钩了九条大鲤鱼，等会儿好好请你吃一顿。”

夜里。

关小戎辗转反侧，一直无法入睡。

他来到这里已经三天了。

当他 13 日前到这里来时，师父曾一再交待，在天柱峰的峰巅有一件宝物，嘱他必须找到那件宝物，才算不负此行。

在这三天来，他每天都登上天柱峰巅仔细的搜寻，却始终没有一丝发现。

据他预料，这件宝物在天柱峰顶上一定很久了，也许几年或几十年以上，是否早已被捷走先登的人得去了呢？

不过这想法很快就被他否决掉了。

因为，以天柱峰的险峻，武林人物中绝少有登临峰巅的本领，连住在附近武功已达登峰造极的笑笑仙翁路遥都没有这种轻身功夫，何况那宝物必定是埋藏在峰顶的隐密处，纵然有人上去，也绝难发现。

至于笑笑仙翁路遥是他师父的好友，他三日前来到天柱峰下，首先拜访了这位老人，然后才展开峰巅寻宝的行动。

关小戎也曾问过笑笑仙翁，据这位老人家说，他住在这里几十年，从未见过有人登上天柱峰顶，而且也并不清楚天柱峰顶究竟有什么宝物。只是他对关小戎能有如此惊世骇俗的轻功、却一直赞不绝口。

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早饭后，关小戎决定向笑笑仙翁路遥告辞。

笑笑仙翁道：“小兄弟这样一走，不是等于白来了么？”

关小戎叹口气，道：“晚辈已在天柱峰顶找了三天，毫无所获，再找也是白费，实在不敢再在这儿打扰您老人家。”

笑笑仙翁也不强留，笑了笑，道：“小兄弟离开这里，准备到那儿去？”

关小戎道：“晚辈也没有一定的打算，不过能多在外面锻炼锻炼总是好的。”

笑笑仙翁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见了令师，别忘了代老夫向他

问好。”

关小戎谢过笑笑仙翁路遥这几天的招待，随即告辞而去。

离开笑笑洞府，关小戎难免起了踌躇，何去何从？他还真是连自己都拿不定主意。

好在师父曾经交代过他，不管那件宝物是不是拿到，都不必急着向他报告。

他想起师父另有一位姓费名诗的好友，外号“痛苦书生”，隐居在五台山，何不到五台山去拜访这位“痛苦书生”费诗呢？

提起费诗，在江湖上也称得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，他不但武功高不可测，更难得的是满腹经纶，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通，无一不晓。

但是，却偏偏怀才不遇，以致激愤难平，从无一天真正快乐过，一年到头总是眉头皱着，未说话就先叹气，有时甚至当众痛哭流涕，因此才得了个“痛苦书生”的外号。

关小戎虽然未见过此人，却早就希望能够见见他，以便当面看看他究竟痛苦到什么程度。

看看走到了中午，肚子不觉饿了起来。

此时，仍然是在山区中，不但找不到吃饭的店，连一般山居民家也难以找到。

转过一处山坡，出乎意料地竟发现了一间小小的茶肆。

那茶肆只是三间茅屋和两间厢房，兼做饮食生意。由于并无店面，只在门口搭了一个茶棚。

关小戎来到附近，不觉眼睛一亮，只见茶棚里坐着七八个彪形大汉，赫然是昨日护送篷车的那伙人。

关小戎不觉暗喜，本来他对是否能寻获少女已不存半点希望，现在居然意外的又找到了线索。

这次他决定不再动手伤人，等套出消息后再做计较。

他知道这伙人并不认识自己，因为他昨天以掌指功夫把这伙人点到昏迷时，是戴着人皮面具的，而现在则是以本来面目出现。

他找了一付桌头坐下，叫来一壶酒，两碟小菜，一盘包子，一个人独斟自酌起来，一边留意对方讲些什么。

这时，那伙人七八对视线，都不约而同的向他投射过来，而且神色间充满了惊羨的模样。

忽然，那个为首的虬髯大汉舔了舔嘴，望着那刀疤大汉道：“这小子第一个和第二个条件足够了，只是不知道他的第三个条件怎么样？”

刀疤大汉再瞥了关小戎一眼，低声地道：“他的腰上佩着剑，当然也是会武的。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会武只管会武，如果只是三脚猫把戏，又管屁用。”

刀疤大汉道：“咱们何不过去找他聊聊，如果他真能成为山主和夫人的乘龙快婿，也是咱们立了一大功，说不定就可将功赎罪呢！”

虬髯大汉点点头，立刻自行端着茶来到关小戎的桌头坐下。

关小戎根本不予理会，依然独斟自酌，就像没有看到两人一样。

虬髯大汉干咳了两声，嘿嘿笑道：“小兄弟贵姓？怎么一个人来到这里？”

关小戎慢条斯理地道：“在下姓关，不过是路过此地，不劳尊驾多问。”

虬髯大汉又嘿嘿笑道：“在下看关公子很可能有喜事临

门，所以才来和你攀谈，要不然，也许你就要失去机会。”

关小戎一皱眉，道：“在下听不懂尊驾说的是什么？”

虬髯大汉又干咳了两声，道：“咱想先问一句，关公子身上既然带着剑，必定有武功了，只是不知你的武功如何？”

关小戎笑道：“莫非尊驾想跟在下比划一番？”

虬髯大汉尴尬地道：“咱不是这意思。”

关小戎道：“在下身上带着兵刃，当然是会一点武功的，不过所会的只是一点皮毛而已。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那是关公子客气，不过三个条件已具备两个条件了，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差一点，说不定仍有希望，因为你年轻，武功可以继续再练。”

关小戎道：“说了半天，在下还是不懂尊驾的意思？”

只听那刀疤大汉道：“鲍头儿，你就明白告诉他就得了么。”

虬髯大汉颌首道：“好吧，反正这里除了关公子全是咱们自己的人，说了也没关系，关公子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山主有位娇生惯养而且武功高强的千金，山主和夫人早就想为小姐找位乘龙快婿，可惜没有中意的。”

关小戎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当然是条件不合。”

“贵山主和小姐有什么条件呢？”

“第一，要仪表出众。第二，要年龄相当。第三，要武功高强。这三个条件缺一便不合了。”

“这种条件未免太苛了，天下那有这样十全十美的人才呢？”

“其实一点也不苛，若论我们小姐的容貌，就如天上的仙女下凡一般，要做她的姑爷，当然要仪表出众，至于年龄要相

当，武功要高强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“尊驾对在下讲这些做什么呢？”

“咱是觉得关公子前面的两个条件都够资格，若再武功高强，那就可做我们山主未来的乘龙快婿了。”

关小戎见对方对自己毫不忌讳，趁机问道：“听尊驾的语气，贵山主一定也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了？”

虬髯大汉伸了伸头，道：“提起我们山主，黑白两道人物都要吓破胆，他老人家就是无极老祖西门龙。”

关小戎不觉心头一震，西门龙这名字确实曾听师父说过，称得上是武林中一魔头，不过他真正外号该是无极老魔。

虬髯大汉又道：“我们山主夫人是大名鼎鼎，她老人家就是桃花女柳琼瑶。”

关小戎心头又是一震。

因为桃花女柳琼瑶当年在大江南北的名头，似乎比无极老魔西门龙更为响亮。

当然，这些事关小戎也是听师父说的。

师父曾说，当年桃花女柳琼瑶在武林艳过群芳，不知多少少年英雄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她几乎全不屑一顾，却独独看上了西门龙。

虬髯大汉继续说道：“至于我们小姐，她叫西门飞霜，她也有个冷牡丹的外号。”

关小戎道：“贵山主和山主夫人是否膝下无儿？”

“有，少山主叫西门玉，也是一表人才。”

关小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说了半天，在下还没有问两位尊姓大名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在下鲍三毛，有个外号叫黑刺猬。”

再指指刀疤大汉道：“这位兄弟叫黄海，因为小时候面颊

上就留下了一道刀痕，所以大家都称他为一条沟。”

关小戎笑道：“两位都是好名字，一个黑刺猬，一个一条沟。”

鲍三毛咧咧嘴，道：“名字虽然不错，但我们这次回去都要倒大霉了。”

关小戎故作一惊，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鲍三毛苦笑道：“关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一伙人，从眉县押着一位姑娘回去，不想昨天在路上丢了。”

“是怎么丢的？”

“当时，大家正在休息，不想突然来了个黑衣老头儿，那老家伙武功高得实在出奇，三两下子就把所有的人都点了穴道，等我们赶来时，那老家伙和那位姑娘已经不见了。”

“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们已在商议，因为一直没商议一个什么结果来，所以从昨天到今天只走了几里路而已，有的兄弟们不愿回去，唯恐回去后性命不保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好在是遇上了关公子，可能你就是我们的救星。”

“在下怎能救得了各位？”

“如果关公子能跟我们到无极山庄，只要被山主夫人和小姐看中意，这功劳岂不是我们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。”

关小戎岂能放过追查那少女身份来历的机会，于是急急地道：“你刚才说那位姑娘是做什么的？”

鲍三毛道：“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她是做什么的，我们只是奉了山主和少主的令谕，到眉县接人，接回去后就算完成了任务。”

关小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们是从谁的手里把那姑娘接回

来的？”

鲍三毛道：“我们也不清楚，不过在眉县把那位娘弄到手的人，总是和我们山主和少主有关的。”

关小戎料想鲍三毛所说的不会有假，自己现在尚未决定何处何从，何不就随对方到无极山庄去走一趟，等见了山主无极老魔西门龙和少主西门玉以后，便不难查个水落石出。

不过，他却不想表现得过于干脆，又谈了几句，会过了帐之后，便站起身来道：“两位请继续喝茶，在下告辞了。”

鲍三毛猛地一把抓住关小戎道：“关公子不能走！”

关小戎双眼眨了眨道：“在下对尊驾不赊不欠的，而且腿长在自己的身上，怎么会不能走？”

鲍三毛陪着笑脸道：“在下刚才讲了半天认为关公子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救星，这会儿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”

关小戎沉住了气，微微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哪里管得着你们？”

鲍三毛尴尬的笑笑道：“关公子别开玩笑好不好，你既然从太白山方向来，到无极山庄必定顺路，你就帮我们兄弟一次忙怎么样？”

关小戎只好重新落座，道：“尊驾还没有说明无极山庄在什么地方？”

鲍三毛道：“就在太白山和终南山交界的地方，说起来该称是终南山，离这里不过百多里路，一天的功夫便可以到了。”

关小戎装作无可奈何地道：“尊驾既然硬要在下去趟无极山庄，在下自是不便推辞，不过在下自觉符合不了贵山主的三个条件，只怕去了也是白费。”

鲍三毛郑重其事的道：“前面的两个条件关公子是足够的，唯有第三个条件还看不出来，关公子可不可以当场露几手